

第一章 梦 想

一、幼年丧父

黄初四年(223)，T1.1康诞生了。
翻开中国哲学史的年谱，不难发现黄初后期是一个少年才子云集出世的时间。也许冥冥中真有左右人类命运的神秘宇宙意志，也许是时势造英雄。总之自黄初四年开始，鬼使神差似地依次降生了 in康、钟会、王弼三个早熟的少年怪才，他们十几岁时就已经是因创建玄学理论而闻名天下的大思想家了。他们的存在 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天才们得以成长的历史机遇是共同的：汉魏之际几近空白的思想舞台痛苦地呼唤着文化伟人的出现。但是天才各自独特的生活道路 却使他们在未来的早期玄学悲喜剧中扮演着不同的角

书的主人公嵇康呢？他那孤傲洒脱的气质、恣肆汪洋的文采、直面人生的勇敢和那几乎是他着意造成的自我毁灭的悲剧式结局，都离不开其混沌时代的人生机遇。

幼年丧父母、中年丧妻和晚年丧子被视为人生三大不幸。嵇康一来到人间，就遇到了第一大不幸——当他尚在襁褓中时，父亲就命归黄泉了。

汉魏时期，政府官员的薪金很低，那些仅靠官俸不贪污又不治私产的官员死后，家中往往穷得徒有四壁，妻子儿女只得居草屋作苦工维持生计，刺史、太守子弟砍柴放牧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对家境贫寒之官宦子弟中的文化天才来说，幼年丧父之大不幸所换来的某种自由，会在生存的重压下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幼年的饥饿会造就过于务实的品质，即使日后不变成鼠目寸光的庸人，那些为撞开仕途大门而在牛背上苦读圣贤书的神童，步入官场后也一般难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浪漫气质。从这个意义上看，嵇康是幸运的，那位早逝的“督军粮侍御史”父亲，在为国理财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料理家财，留下了使妻儿免于冻馁的产业，而长兄的艰苦经营又成功地撑起了门户，使嵇康得以生活在不愁温饱的小康之家中。

也许是处于对孤幼的深切怜悯，母亲和兄长对嵇康的养育方式属于溺爱型，完全不加管束；有慈无威^①，使其得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比如，他一个月有十五天不洗脸，尤其不肯洗澡，除非身上痒得受不了，决不肯清洁一下。早上喜欢睡懒觉，被尿憋醒后仍继续赖床，一直到小便在膀胱中胀痛无法忍受时才肯起来。^②

这种无拘束的生活方式，可称之为“天才的懒散与凌乱”，

① 嵇康《五言诗三首答二郭》：“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

②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③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

对文人气质的培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对现实生活过多注意，那么超越现实的力量则必然削弱。只有忽视或暂时忘却生活琐事，才能真正投入精神境界，在艺术遐想或哲理思辩中遨游。汉末名士陈蕃不肯洒扫庭院，“大丈夫处世 当扫除天下 安事一室乎！”^① 这是因为他生活在救世精神境界中；嵇康赖床，是因为他沉浸在艺术世界的畅想中。这是日后创作的思想体操。

“母兄见骄”不加管束的范围并非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起居方面，他们对嵇康的文化教育也放任自流。所以当与嵇康同辈的钟会正在其母张夫人的严厉管教下，按传统的训练程序背诵儒家经典，在枯燥的教条中挣扎时，嵇康则是生活在“不训不师”的环境中，没有任何固定的老师来教授其学问。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嵇康母兄的溺爱，另一方面则是曹魏初期特殊文化环境造成的，因为那个时代精神世界的“父亲权威”——汉代经学刚刚死亡。

两汉时期学习的主要途径是拜师求学。这是因为汉代选官制度选材标准有二，一是有道德操行，一是要通一种经书。经学有严格的师承关系，没有师授的学历，政府不予承认。在仕途的刺激下，汉代师学十分发达，一个著名经师门下甚至要聚集成千上万的学生。曹魏帝国建立后，虽然也号召人民读经就学，但是选官制度却向变相世袭制变化，优秀的经师及生徒都得不到高官，因此，求师读经的风气一落千丈。魏明帝时期，也就是嵇康的少年时代，师学形式已衰落到了极点——连官

《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传》。

《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张夫人传》：“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

③ 《嵇康集》卷一《幽愤诗》。

方太学也已经变成青年人逃避兵役徭役的避难所^①，一般私人经师则更难有人问津，因而家学传统在对后代的教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嵇康家族不同于钟会、王弼这些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恐怕没有什么系统的家学渊源。可见，嵇康未接受系统的儒家经师的教育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没有固定教师的情况下，嵇康是怎样学习文化知识的呢？既然“学不师授”，大概只有“越名任心”了。^②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按自己的理解去博览群书。其实再高深的大道理均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去表达理解，去掉人为的屏障，真理就在眼前。俗话说：“无法之法，是谓至法”。鲁迅说：“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汉魏之际的中国思想界，正处于一种无路可走的境地。汉代经学的思想大厦因为名教的破产已经在知识分子心中倒塌了。曹魏政府的形名法术，仅仅能应付社会政治法律方面的实际问题，而精神世界的深层却是一片空白。这个空白并非真空，它犹如中国哲学中的那个“无”，其实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混沌的全有。各种思想都在萌动，中国文化正处在新的“百家争鸣”的前夜。以道家人性自然与儒家社会伦理相融合为特征的魏晋玄学即将诞生。所谓玄学思潮，其本质不过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汇合。在共同的时代矛盾促使下，年轻一代思想家正以他们天才的敏锐，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新的共同的精神武器，在各自的灵魂深层，爆发了一场对传统观念的自我革命。嵇康的学历，就是这场思想变革的历史缩影。他自认为找到的精神导师就是道家的老庄。“老子、庄周，吾之师也。”^③

^① 《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又《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母兄见骄，不涉经学。”

^③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着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走所谓“正路子”，苦学苦读会学成呆子，而按兴趣走“邪路子”，融学习与游戏于一体，却成了一代大家。嵇康正是在这种自然而然的自学过程中，对各种学问技艺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这固然与嵇康的天才禀赋有关，但是他师心自任的学习方法亦是不可忽视的。学习的目的在于创新，如果一个人完全按前人的脚印前进，在与前人相同的生命历程中，自己能走多远？离开前人足迹走向荆棘丛生的荒原，每迈出真正的一步，都创造了历史。嵇康少年时代的学习过程，又是文化的拓荒，所以当他成年之时，已经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大师了。哲学方面写出了《养生论》，文学方面已在诗坛崭露头角，音乐方面精通各种乐器，除了琴技为一代巨匠外，还是著名音乐理论家，写出了《声无哀乐》之千古名篇。这些惊人的成就，与他少年时代融认知与审美于一体的独特生命感受息息相关。

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嵇康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河内郡山阳县度过的。那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北倚太行，南临黄河，因位于太行山脉的南麓，而名之为“山阳”。嵇氏园宅位于山阳县城外东北二十里处的秋山脚下。^①这里茂林翠竹密布，山泉清流环绕，西南有天门山、白鹿山，“孤岩秀出”与雄伟神奇的太行山相接。在生态平衡未被破坏的一千七百年前，这里无疑是一片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的自然风光。因居住在山阳城东邻这片美丽的山野

① 《晋书·嵇康传》：“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

② 《艺文类聚》六十四引郭缘生《述征记》：“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又《太平寰宇记·怀州·修武县》：“山阳城北有秋山，即嵇康之园宅也。”道光《修武县志》：“嵇山即解虎坪，在百家寺前……土人亦呼为嵇山，因嵇康得名也。”

之中 嵇康在其诗文中时时自称为‘东野子’或‘东野主人’。^①

也许是唤起了若干万年前积淀于人类潜意识中的神秘记忆，发出了对遥远故乡回归的信息，大自然永远散发着诱人的魅力。艺术家敏感的心弦最容易为之发出强烈的震颤。诗人气质的嵇康从少年时代起，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经常与亲朋好友，踏遍故乡的原野青山，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会深深地感动着他。早春的青草 深秋的大雁 碧绿的原野 清澈的山泉 无不使他怅然凝神“日夕忘归”。^② 他喜欢用‘青’的色彩去形容景物 如‘清流’、‘清泉’、‘青林’、‘青鸟’等等，从中流露出对自然生命的挚爱；他喜欢兰花和玉石的品质，它们象征着君子的清雅与坚贞；他喜欢高蓝的天空，那里有永恒的太清之境。大自然神奇的天籁在嵇康的心灵中触发了深沉的生命原声和弦，化为一首首不朽的诗篇和乐章，在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激起永不消失的历史回声。

道家的人生哲学强调自然，而儒家理想中最高的生命境界与道家并无二致 都是真诚与自然的人生。《论语·先进》记载 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位学生坐在一起畅谈人生 孔子让他们各自说一个最向往的人生理想。子路、冉求、公西华的理想都是兴邦治国，建立功业，孔子对此不置可否，而当曾皙说出自己的志向时，孔子不禁为之动情。曾皙说 他最大的理想是：阳春三月，换上春装，与五六位好朋友带着六七个孩子去远足踏青，在沂河中洗澡，到舞雩台上，让和煦的春风尽情地吹拂，一路唱着歌回家。

美丽的大自然，真挚的友谊和动人的歌声，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生命自由境界，它是儒家的真诚，道家的自然，也是玄学的自由之境。青少年时代的嵇康正是在这种与山林、朋友、音乐之间真挚的心灵交流中 体验着、深化着‘自然’和‘真诚’的

① 《嵇康集》卷五《声无哀乐》。

② 《嵇康集》卷一《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

哲学。

嵇康喜欢与知心朋友一起漫游在大自然中，在他的诗文中充满了这类描写：交颈戏水的鸳鸯，携手云游的赤松、王乔，诸类艺术形象都表达了他对自由生活的神往。“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①“携我好仇，载我轻车，南凌长阜，北历清渠。”^②“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③“结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泰华，夕宿神洲，弹琴咏诗，聊以忘忧。”^④

艺术天才往往有一种深切的宇宙孤独感，需要高层次的深刻理解。曲高和寡，知音难得。父母夫妻兄弟在这一精神层面可能会咫尺天涯，而萍水相逢的朋友却可以无言神解。

《庄子·徐无鬼》记载，惠子是庄子的朋友，并是论战的对手。有一次，庄子参加葬礼，路过惠子的坟墓时，对旁边的人说：“有位郢人（家居楚国都邑郢地之人）鼻尖上沾了一点白灰，薄如蝇翼，于是请其朋友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挥起大斧，呼啸作响地猛劈过去，削掉了白灰而丝毫没有伤着鼻子，郢人亦原地站立面不改色。宋元君听到这事，就把匠石召来，请他再表演一下，匠石回答：‘我过去有这种绝技，但是现在丧失了，因为能使我发挥技巧的对象郢人，已经去世了。’自从惠子死后，我没有与之辩论的人，也就无从辩论了。”庄子伤感的故事给嵇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能够理解庄子的悲哀，以至于在其诗文中时时流露，以表达自己对挚友知音长别的怀念：“郢人逝矣，谁可尽言。”^⑤“郢人忽以逝，匠石寝不言。”^⑥

嵇康少年时代的好友，已无法考证。像多数少年一般将

① 《嵇康集》卷一《五言诗三首答二郭》。

② 《嵇康集》卷一《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

③ 《嵇康集》卷一《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

④ 《嵇康集》卷一《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

⑤ 《嵇康集》卷一《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

⑥ 《嵇康集》卷一《五言一首与阮德如》。

友情集中在兄长身上那样，嵇康这一时期精神上的 郢人 大概是其哥哥嵇喜。^① 嵇氏兄弟与现代史上的鲁迅兄弟友情相似。少年时情同手足，后来却分道扬镳。日本留学时的鲁迅，赠其弟周作人的诗，写得何等真挚！一千六百年前嵇喜被选为秀才入仕，嵇康的诗作亦写得何等感人：

我友焉之，隔兹山梁。
谁谓河广，一苇可航。
徒恨永离，逝彼路长。
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人生寿促，天地长久，
百年之期，孰云其寿？
思欲登仙，以济不朽。
揽 辔 踟 蹰，仰顾我友。

嵇氏兄弟少年时代的手足之情跃然纸上：诚心所至，一苇可航 即使成仙升天 仍犹豫回首张望兄长。然而几十年后，一个成了司马氏的叛逆，一个当了司马氏的高官。

在嵇康的生活中，永远与大自然、友情联系在一起的是琴声。在他的抒情诗中 几乎篇篇有景、有情、有琴 三位一体。嵇康的朋友，大都是丝竹高手和音乐爱好者，他们漫游原野，弹琴唱歌。“结友集灵岳 弹琴登清歌。”

嵇康通晓各种乐器，而琴技最为突出，堪称一代国手。魏晋时期士人往往多才多艺，最优秀的乐器演奏家不是伶人

^① 嵇康兄弟人数不详，嵇喜似乎不是抚养其成人的长兄。因为其长兄于公元 260 年之前逝世 而嵇喜则在嵇康死后 为其著《嵇康传》。从两人的行文看，嵇喜与嵇康的年龄相差不会太大。

^② 《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引向秀《思旧赋》：“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

伎女，而是文人名士。在那个文化混沌的时代，许多伟人既是政治家、诗人，又是艺术大师。魏晋名士不同于封建社会后期八股取士后呆气十足的腐儒，还保存着人类原始的自然活力。他们不仅是艺术的外在欣赏者，而且是直接参与者。嵇康、戴逵、贺循的琴 阮咸、谢尚的琵琶 桓伊的笛 王敦的鼓 谢尚的舞 都不同凡响。在众多的器乐中 魏晋时代琴最为流行，一段时间里，名士们几乎人手一琴，普及程度类似现代吉他。而琴在当时器乐中的地位，即表现音乐形象复杂程度，则类似现代的钢琴 层次最高。

器乐的练习必须从少年时代开始，嵇康也不例外。他自幼酷爱音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勤学苦练。据传说，嵇康的琴技曾得到神灵高手的点化。《晋书·嵇康传》说 嵇康曾到洛阳西郊野游，夜晚在华阳亭露宿，夜深人静之时独自弹琴月下，忽然有位客人来到面前，自称是古人。他先与嵇康清谈乐理，后索琴弹《广陵散》一曲 声调绝伦。教授嵇康后 忽然不见。《灵异志》则描绘得更加活灵活现：嵇康夜晚在华阳亭中弹琴，忽听到空中有赞美之声 他“抚琴呼之”空中声音自称幽灵 在此地沉寂几千年之久，今天被优美的琴声感动。幽灵现形后，手提着断头与 嵇康清谈琴技 教其名曲《广陵散》。^① 一说 此鬼非千古幽灵，而是已故汉末名士蔡邕。他称嵇康琴声甚美，当听出其中一根弦的声音不准时“调之 声更清婉。”^② 以上纯系虚构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嵇康琴技不同凡响。

嵇康著《琴赋》一文 在序文中指出 在人的一生中 音乐具有永恒的存在价值。任何美味佳肴都会使人最终产生厌腻感，而对音乐的精神需求却永远不会消失。音乐可以陶冶情操，使心理平衡。处于穷困潦倒的境遇而不感到孤独抑郁，使生命充满活力。在各种乐器中，琴的传情功能最佳，表现的音

《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九引《灵异志》。

② 《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四引《语林》。

乐形象最丰富 所以“琴德最优”。在赋文中 他对优质琴木的生成、选择、名琴的制作工艺、演奏技法、音质音色、各种琴曲的音乐意境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任何一把名琴的诞生，首先必须有优质的琴木和制琴大师。古今中外制造各种类型的琴均是如此。例如 著名的 17 世纪意大利克里蒙那镇云集了提琴制造巨匠，他们制造的小提琴是现代人无法超越的绝世珍品，尽管其制造工艺至今仍是谜，但对原料的选择却是同样严格。相传这些大师们经常漫步在伦巴底的森林中，找寻最好的枞树做提琴的表面，最好的枫木做琴背。中国的古琴亦然。相传东汉末年的大文豪蔡邕对古琴的制造和演奏有独到之处，有位吴人烧梧桐木做饭，蔡邕听到火烧木材的响声便知道是难得的琴木，迅速将木头从火中抢出，制作了一把音色甚美的琴，因该琴尾部的木料已被烧焦，故称此琴为“焦尾琴”。^①嵇康显然精通此道，他在《琴赋》的开篇就以神奇的笔调绘声绘色地描述：一棵优质梧桐木在近乎仙境的深山中吸取天地日月之精华，静静地生长了一千年。一群隐居的名士翻山越岭无意中发现了它，高兴得“心慷慨以忘归”，取良材，运匠心，以钟山美玉为琴徽，神蚕之丝为琴弦，刷上翠绿的颜色，绘以精美图案，加以犀角象牙的装饰，尔后试调琴弦，轻轻拨动，“新声嘹亮……角羽俱起，宫徵相证……美声将兴。”^②一把音质纯正、音色奇美的名琴诞生了。

嵇康在《琴赋》中对古琴的演奏技巧、指法、音质、音色、著名琴曲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尽管所用形容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死亡，难以准确译出，但是从中仍可感受到清脆悦耳的古琴演奏之美妙：“尔乃理正声，奏妙曲，扬白雪，发清角……状若崇山，又像流波，浩兮汤汤。”其音乐形象有时雄伟浑厚，使人联想巍峨的楼观、壮丽的宫宇，有时清峻冷静，如冬天的夜

《后汉书》卷六十七《蔡邕传》。

② 《嵇康集》卷二《琴赋》。

晚 寒冷的月光。“若乃高轩飞观 广夏闲房 冬夜肃清 朗月垂光。”有时则温柔和悦 如迎面春风，一群青春焕发的少年书生 在春光明媚的三月 在漫山遍野的兰花丛中 在清清的小溪旁放歌醉舞。^①

当演奏大师的技巧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思想不再有意控制手的动作 而畅游于音乐意境中时 才能自然地表达出音乐的神韵。“器冷弦调 心闲手敏 触撝如志 唯意所拟”，这是演技的最高境界 能奏出“声若自然”的音乐 当听众完全被音乐陶醉时 已忘掉演奏 感觉不到旋律的流动 完全与音乐融为一体时 才达到了音乐欣赏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不为外物所累 物我两忘的自由之境。

自然的山水、自然友情与自然的音乐 共同形成了生命的自然之境 道家的“自然”已不再是一个抽象枯燥的哲学范畴，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方式，它悄然渗入了青少年嵇康的情感本体之中 预示着他未来人生价值观的基本倾向 追求一种无累的人生 自然的人生 难以用理性语言论说 只能用嵇康本人的诗歌去展现其神韵 那就是“目送归鸿 手挥五弦”的生命境界。

三、混沌已死

嵇康少年时代憧憬的人生理想，在冷酷的现实生活中只不过是一个无何有之乡，逃避现实而仅仅生活在审美境界中，就像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思议。现实中外在的利害和内在的是非观念将不断迫使他作出有违初衷的选择。随着嵇康年龄的增长，一个横亘在几乎所有官宦子弟面前的人生岔路口同样出现在他的眼前：入仕当官与躬耕归隐。

《嵇康集》卷二《琴赋》：“若夫三春之初 丽服以时 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兰圃 登重基 背长林 翳华芝 临清流 赋新诗。”

俗话说，自古华山一条路。在官本位的古代中国，读书人的出路似乎只有入仕一条。嵇康少年时代的亲友在步入成年之际，纷纷离开了他，奔向了诱人的官场。每当这种时刻来临时，嵇康总是陷入深切的惆怅之中。在他的诗中，朋友们一起在原野中远足漫游，弹琴唱歌，犹如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鸾凤，水中从容嬉戏的鸳鸯。步入仕途，则像鸾凤落入棘丛，鸳鸯被罗网所缚：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

隐姿就长纆，卒为时所羁。

（《嵇康集》卷一《五言古意一首》）

乍看上去，似乎哪位朋友受到政府的迫害，岂不知诗中那位手里拿着网绳掌管山泽的“虞人”实际上是政府的选官大员，而“绑绳”并非索住囚徒的铁链，而是光宗耀祖的官服。真正的索链是人内在的功名心。嵇康不愿步入仕途，希望继续自由自在地生活。“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他企慕其精神导师庄子描述的那种无累的人生境界，而如何达到这一自由之境，庄子并没有说出一条光明大道，只留下了一部恣肆汪洋充满悖论的奇书和一个似隐似仕的矛盾形象。

《庄子》是一本对人类异化现象的抗议书。庄子反对物质文明进步对人性的扭曲，要求社会回归自然状态。然而他却清醒地看到社会发展的不可逆性。《庄子·应帝王》用沉重的笔调讲述了一个悲哀的神话故事：“南海的帝王名叫‘急’，北海的帝王名叫‘快’，①中央的帝名叫浑沌，‘急’与‘快’常到浑沌

《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倏与忽均为疾速之意，故意译为‘急’与‘快’，以达庄子寓指急功近利之意。

的领地去作客，浑沌招待他们很好。‘急’和‘快’商量报答浑沌：‘大家都有耳目口鼻七窍，用来听、视、饮食呼吸，唯独浑沌没有，我们试着替他凿开吧。’于是一天凿一窍，到了第七天凿完之后，浑沌死了。’庄子的寓言是说，人类的纯朴自然的生活状态已不复存在了，它被人类自己的急功近利之心给活活凿死了。

原始的浑沌已经死去，人类必将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不可挽救地堕落下去。那么一个悟道的人，应当怎样生活才能超越社会的必然，达到自由之境呢？庄子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表现出矛盾倾向：^①他一方面感到人类的不可救药，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冷漠，彻底否定一切文明的价值，要求彻底脱离社会遁入山林，最终以神仙境界为归宿，设计出一条出世的绝对逍遥；另一方面，庄子又无法摆脱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社会人生的情结，幻想通过内圣外王之道，泯灭是非之心，达到种观世的相对逍遥。庄子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摆脱这种矛盾。在出世与入世，仕与隐的选择上，他时而仕，时而隐。据《庄子·秋水》说，庄子隐居濮水岸边垂钓，楚王派两位特使前往，请庄子出任高官，正在钓鱼的庄子头也不回就谢绝了。他以那只珍藏于庙堂的乌龟标本开导两位来使：“乌龟是希望死去留下尸骨被珍贵收藏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滚爬呢？”两位使者回答：“当然宁愿在泥里滚爬。”那么好吧，庄子说：“我也宁愿拖着尾巴在泥里滚爬。”看上去，庄子似乎选择了避世的隐士之路。然而，据《史记·庄周传》说，庄子曾当过官，任宋国的漆园吏。

尽管老庄道家亦讲内圣外王的现世逍遥，但与儒家强烈的入世精神相比，现世逍遥与出世逍遥已无根本差异，均属出世范围。因而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两汉时期，老庄道家被

^① 余敦康《从〈庄子〉到郭象〈庄子注〉》一文，指出庄子在名教与自然关系上的双重态度，论证精当。本文从余先生之说。

视为隐士的代名词，隐居山林修炼采药的神仙方士，被称作道家；入朝廷居高官者被看作儒家。这种划分略翻汉赋中的《七体赋》，一目了然。那些形形色色的《七体赋》内容都虚构了一个朝廷的儒家官员与隐居山林的道家隐士讨论处世哲学。“儒家以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引诱之；道家以淡泊寡欲神仙得道自守之。此外，汉代亦有入世的‘道家’，即隐身于朝廷的‘大隐士’。东方朔就是代表人物，他身为太中大夫，外取贪污之名，以和光同尘，自称‘避世于朝廷间’，‘避世金马门’。”^①

汉魏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道家的现世逍遥思想得到重新重视，原因在于汉代儒家过于积极有为，创造出对人民进行道德改革的“名教之治”，最后却导致了汉末的道德危机并引发了政治危机。于是，思想界开始寻找一条新的救世出路：不是积极地改造人，而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既有个人自由的精神生活，又不违背现实社会秩序。因此，老庄的内圣外王之道，现世逍遥的学说得到了新的发掘，以解决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可以说，魏晋玄学就是为调合这一矛盾而诞生的。社会必然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用玄学的语言表达，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正如庄子曾提出过两个解决办法那样，魏晋时期也产生了两个解决的命题：第一，名教同于自然，即庄子的现世逍遥、内圣外王之道。第二，越名教而任自然，即庄子的出世逍遥神仙之道，前者是魏晋玄学的正宗，后者是玄学的变态。

嵇康 15~20 岁时，是正始元年—正始五年，也是魏晋玄学第一个流派——正始玄学兴起之时。何晏、王弼倡导的名教与自然一致、无为与有为不二的新思潮正席卷着中国大地。嵇康的兄长朋友，大多受这一思潮的影响，他们都准备去实践现世的逍遥，在功名利禄中，同样获得精神的自由快乐。例如嵇康写诗，对其兄入选秀才从军感到惋惜，认为将失去自然之

^① 《史记·滑稽列传》。

性，而其兄在回赠嵇康的诗文中，对自己入仕作了如下解释：

其一

逍遥步兰渚，感物怀古人。
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
时至忽蝉蜕，变化无常端。

其二

君子体通变，否泰非常理。
当流则蚁行，时逝到鹊起。
达者鉴通机，盛衰为表里。
列仙徇生命，松乔安足齿？
纵躯任世度，至人不私己。

其三

达人与物化，无俗不可安。
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原。
孔父策良驷，不云世路难。
出处因时资，潜跃无常端。
保心守道居，睹变安能迁？

（《嵇康集》卷一《秀才答四首》）

一切似乎颠倒过来了，入仕当官的嵇喜以老子任周朝史官、庄子任漆园吏为依据，认为随时势变化而选择处世方式，和光同尘，才是真正得道家之旨，也是通达君子的应有品质。在朝廷照样可以精神逍遥，未必一定躲进深山心理才能平衡。苦练神仙术的消极避世者，不过是小道。大道无术。真正得道的“至人”（生命境界最纯粹、最自然的人）是无心于是非得失，生活在物我两忘之境界的人。显而易见，嵇喜的言论是正始玄学家

的正统观点，何晏、王弼学说的翻版。

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相比，嵇康有比较强烈的越名教任自然的倾向。特殊的生活经历和自由感受以及艺术家的气质，使嵇康自始至终不甚热衷仕途。在他的理想中，低层次的追求是以大自然音乐为伴，自由自在地生活；高层次的追求是服食养生，步入仙境。假如嵇康真正实践他的理想，那么历史上将会出现一位伟大的神仙道士，而不是一位慷慨任气的玄学名士。事实上的嵇康不仅入仕，而且当了公主驸马。

为什么嵇康要违背自己的心愿，步入官场呢？原因很简单：他要生存。因为在超经济剥削加官本位的古代中国，读书人实际上只有入仕一条出路。且不说物质财富，仅从个人自由着眼，亦是如此。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人们都在一定的等级中生活；大官压迫小官，小官压迫老百姓是天经地义的。自由作为权力的一种，其社会绝对量是不变的。某些人自由权力的增加，意味着某些人自由权力的减少。一般情况下，自由权的多少与官位高低成正比。山林中没有自由的桃花源，只有被政府追捕的流民。遁世的隐士，亦需要极高的知名度才能免受饥寒与凌辱，而既然为名隐士、已抵得上一个大官，也就谈不上什么避世逍遥了。可见，与其在兵役徭役的压迫下呻吟，不如去当压迫者。封建社会犹如一个金字塔，越向上层，重力压迫越小。

许多古代知识分子，并非天生愿入官场，而是形势迫使其不得不然。嵇康在诗中写道：耕稼的劳苦，迫使宁越发奋读书，当上了周威公的老师；被贬坐马鞍垫子的侮辱，刺激张仪西赴秦国取得了相印。而那位有意刺激张仪的苏秦本人，当年潦倒之日，父母兄嫂不予理睬，而当了宰相衣锦还乡之时，父母远迎三十里，嫂子伏在地不敢起来，苏秦不禁为之叹息：“贫困时父母不将自己当儿子对待，富贵时连亲戚都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嵇康从社会现实中深切理解

了历史典故，他充满感情地写道：“耕耨感宁越，马席激张仪”^①，表达了对同辈名士入仕的理解。

正因为现世逍遥才是一条可行的出路，所以嵇康在少年时代幻想出世逍遥的同时，对历史上那些内圣外王的官场隐士，也是十分推崇的，与躲入山林在野隐士相提并论。其中有无为而治的圣王尧舜，居卑职的老子、庄子，高升不喜的子文，除职不悲的柳下惠，自污以隐名的东方朔，辅佐汉室的张良等。^②这种现世逍遥的倾向，是嵇康后来步入仕途并与曹氏皇族通婚的思想基础。众所周知，对坚决不肯入仕的青年知识分子，政府一般决不强迫，而与皇族的婚姻，若嵇康本人不同意，对其百依百顺的母兄也是断然不敢应允的。可见，这一切都是出于嵇康本人的意志。

那么，嵇康为什么在诗文中表现出对不仕隐居生活的强烈向往呢？道理很简单，老子说：“甚美之名，出于大恶。”正因为嵇康无法抛弃现世功利，才表现出对隐士生活情境的无限憧憬。对理想的大声疾呼，恰恰说明理想并未实现，或者无法去实现。真正的实施者，是不说的。老子、庄子大喊为己，其实是为了救世。真正为己是不写书的。春秋战国之际无稿酬版税，辛辛苦苦写书，还不是为了世人。扬朱是真正为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所以扬朱无书。嵇康的思想行为与老庄略同，这是一个极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研究古代思想家与判断现代人一样，完全按其著作理解其真实思想，无异于缘木求鱼，亦应听其言、观其行。

少年嵇康的思想性格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出世的山林隐士是其终极理想，现世仕途的逍遥是其准备按常规循行之路，然而其骨子里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热血男儿。^③因

① 《嵇康集》卷一《述志诗二首》。

② 《嵇康集》卷一《六言诗十首》。

③ 《嵇康集》卷二《与山巨源绝交书》：“刚肠疾恶，轻肆直言。”